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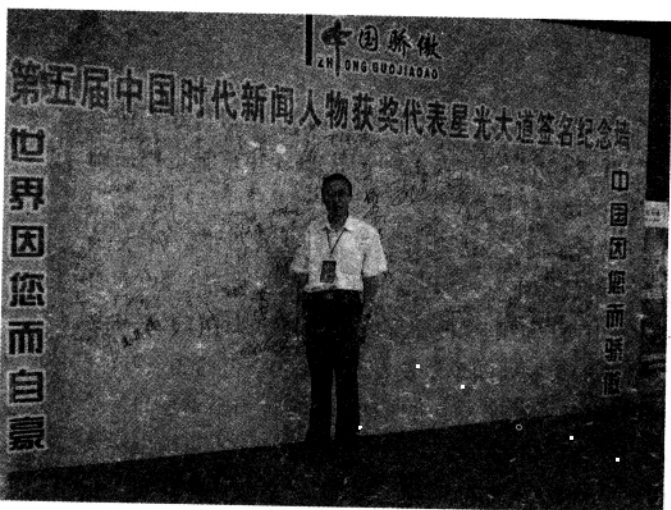
王友明 著

心有约

上

Xinlingyouyue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古籍出版社



1

作者在签字墙前留影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王友明,1953年3月生,河北省临西县下堡寺镇西王庄村人。1970年12月入伍,曾任北京军区51244部队政委、第289医院政委,上校军衔。3次荣立三等功,28次受各种奖励,两次参加北京军区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典型事迹报告团。1996年2月,被北京军区授予“优秀政治教员”称号。1997年5月,在出席北京军区第七次党代会期间,受到江泽民、刘华清、张万年等首长的亲切接见。2000年2月转业地方工作,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





协会会员、山西省广播电视协会理事、临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临汾市记者协会副主席、临汾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正处)。

酷爱新闻与文学创作,已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中华新闻报》、《散文世界》、《山西日报》、《山西广播电视报临汾周刊》、《临汾日报》、《平阳文艺》等50余家新闻单位发表作品4000余篇,300余万字。1995年5月,被评为记者职称,4次被评为中央新闻单位优秀记者。相继荣获全国“金奖作家”、“杰出中国艺术家”、“全国优秀新闻文化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文化工作者”、“第二届中国散文精英奖”、“临汾十大文化新闻人物”称号。出版《启明星》、《提篮小卖》、《岁月如歌》、《心灵有约》四部散文集,计100余万字,《岁月如歌》获临汾市首届“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名字传略和业绩载入《时代名流》第一卷《东方之子》、《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三十周年中国心·民族情》——《东方之子》、《中国百业英才大典》、《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华辉煌》、《共和国颂歌》、《中华纵横》、《中华颂歌》、《中华名人大典》、《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艺术家宝典》、《临汾宣传55年》、《临西县志》等多部大型典籍中。

百余篇作品在全国和省(市)好新闻及各类征文大赛中获奖;其中,1983年3月,通讯《绿化祖国、装点山河》一文,在由国家林业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

日报社、农民日报社联合主办的全国林业好新闻评选活动中荣获通讯类二等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1997年10月,《难忘那段艰苦的岁月》一文,在由“汾源杯”散文大赛组委会和生活晨报社主办的“汾源杯”散文大赛活动中荣获特别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1998年12月,《点燃生命之火》一文,在由中华新闻报、经济消息报、人民公路报联合组织的评优活动中荣获新闻类特等奖;2002年4月,《直挂云帆济沧海》一文,在由《人民日报市场报》等4家首都新闻单位共同举办的全国第二届“新世纪之声”征文评选活动中荣获通讯类一等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2002年12月,散文《故乡秋色》入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2002圆梦之旅》;2003年4月,《铸就历史的丰碑》一文,在由《人民日报市场报》等6家首都新闻单位共同举办的全国第三届“新世纪之声”征文评选活动中荣获报告文学类一等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2003年9月,《母爱如海》一文,在由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主办的大型系列丛书《永恒的母爱》征文活动中荣获散文类一等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2004年6月,《他用忠诚写春秋》一文,在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新闻社和全国政协《纵横》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中华纵横”全国诗书画摄影征文评选活动中荣获通讯类一等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2004年8月,散文《家在老屋》,入选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盛夏的果实》;2004年11月,《槐乡骄子》一文,在由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等12家中央机构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世纪大采风评选活动中荣获散文类金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2004年12月,散文《换一种心情》,入选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生命的风景》;2005年4月,散文《父亲》收录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散文选刊》杂志社和北京古风文化艺术研究所编辑的《华夏散文精选》;2005年11月,《且看荷花别样红》一文,在由《人民日报市场报》等6家首都新闻单位共同举办的全国第五届“新世纪之声”征文评选活动中荣获纪实文学类金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2005年12月,散文《永和关上读黄河》,入选《中国艺术家宝典》;2005年12月,散文《两地书》、《父亲》收录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北京纯文图书编著中心、中国当代散文大观编辑部主编,中国散文学会、中华当代文学学会、散文诗、散文选刊、散文百家、散文世界协编的《中国当代散文大观》第二卷;2006年8月,散文《黄河过山西》一文,在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中华散文杂志社、诗刊社、地火杂志社、文学报社共同举办的“首届黄河口杯全国文学征文大赛”中荣获二等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2006年10月,散文《黄河吟四章》,在由中国散文学会、中华当代文学学会和散文世界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散文精英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2006年12月,散文《又见苗文娟》一文,在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散文学会、影响力人物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首届真情人生·全国



5

纪实散文征文评选”活动中获二等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2006年12月,被评为临汾“十大文化新闻人物”;2007年8月,散文《盲人何亚军》在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华民族和谐发展促进会、影响力人物杂志社、中国影响力传媒网、中国时代新闻人物征评活动组委会联合主办的“中国骄傲第五届中国时代新闻人物”征评活动中荣获优秀作品一等奖,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4次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授奖仪式,受到国家领导人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许嘉璐、傅铁山、万国权、张怀西、张克辉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作者简介

作者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时代感和责任感,时刻把自己融入社会发展变化的进程之中,书写真性情,呼唤真善美,营造了一个充满和谐氛围的文学世界;作品具有厚度、深度和力度,平民意识强烈,乡土气息浓郁,朴实之中融深情,平常故事见奇崛,奏响了一曲情真意切的乡情、亲情、友情、爱情交响曲!





笔耕之初(1972年)

1

甘把艰辛当乐为(代序)

甘把艰辛当乐为 (代序)

王友明

引子

月亮升高了,变小了,清丽的月光温柔地抚摸着小院里悄然无声的一切。

十月的北方夜晚,是最清新、最美好的时刻。失眠的我,立于月光下,在思索着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笔耕





之路。

37年前,刚刚18岁的我,也是在这样的月夜,也是这样立于月光下,为完成部队首长交给的新闻报道任务,深深地思索、思索……

许多想法在脑海里像火花似的一个个爆发,然后又一个个熄灭,伴随着月光,我一直苦思冥想到天明,终于定格成一个追寻的目标。

于是,我的信心也随着初升的太阳在升腾、升腾……

想起和新闻与文学创作结下不解之缘的那些往事,我便控制不住情感的闸门,总要滴落一串晶莹的泪珠。那里面既有辛酸之泪,又有快乐之泪啊!

尽管我功不成名也不就,但我还是要把那些往事写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如果这篇文章能像一颗小小的石子投入水中,在您的心湖泛起层层涟漪,我就感到无比的欣慰了。

(A)

茫茫大千世界,漫漫人生旅途。

人生的梦想无疑都是十分美丽的,丰富多彩的。可我的梦想,却既单一,又漫长,从儿童时代到步入中年,只有一个梦想——“新闻与文学梦想”。

这梦想中,包含着希望,包含着期待,包含着无限的憧憬。正是因为这希望,这期待,这憧憬,我的梦想才如此执著,如此强烈。

循着梦想，我走过了几十载的人生旅程。几多笔耕的迷茫，几多追寻的失意，又几多收获的喜悦……

我的父母均是目不识丁、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说不清是受谁的影响和熏陶，上学后，我特别厌烦1、2、3、4、5的算术，对语文却情有独钟。我尤其喜爱作文，有不少的作文被作为范文，在我所在的学校乃至全县小学范围内传阅。学校放了假，我边帮助父母干点家里和地里的活，边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悟写成小文，寄给报社。每当那一个个“豆腐块”、“火柴盒”见报后，我就喜不自禁地手舞足蹈一番。父亲看我喜欢写作，便用卖柳条筐攒下的1.8元钱，给我买了一枝灰色的钢笔。在那生活极其艰难的年月，能拥有一枝钢笔，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啊！

手捧钢笔，我含着激动的泪水向父亲许下诺言：“爹，我一定好好读书，多写作文，将来当一名记者或者作家。”父亲兴奋地说：“那可是我和你娘做梦都盼望的事！”为了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文革”初期，辍学回家务农的我，或在田间地头繁重的生产劳动间隙，或在回家吃饭前后，或在晚上睡觉前，随时随地把劳动体验、生活感受写下来。就是生活再苦、劳动再累，我也常常是自我陶醉在笔耕的田园里。

1970年冬，高小毕业的我，带着父亲送的那枝笔，披着一身风雪，踏进了绿色的军营，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部队首长好像了解我的心思似的，点名要我担任业余新闻通讯员。于是，我紧握着那枝笔，正经八百地踏上了





苦乐相伴的笔耕之路。从此,我的梦想便和这绿色的军营融为一体,便和晋南这块黄土高原的生活打成一片。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初爬格子时,还真是把我为难的不轻。那时,我的写作热情非常高涨。白天不是训练,就是学习和工作,每天夜里还要站2个小时的岗。在部队,晚上熄灯制度是非常严格的,9点钟必须熄灯,谁也不准违反,违反了就要受到严肃的批评。肩负新闻报道任务的我,不顾一天繁忙后的疲倦,争分夺秒地从事着学习与写作。寒冷的冬天,我夜夜都是钻进被窝里,蒙着头,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写稿,有时竟通宵达旦;炎热的夏夜,我就跑到猪圈旁的路灯下读书写作。刺鼻的臭味熏得我头痛恶心,蚊虫叮咬得我浑身起疙瘩,痛痒得心烦意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我一直咬着牙忍受着、坚持着,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战友们送我一个绰号“拼命三郎”。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年过去了,劲没少费,苦没少吃,可寄出去的稿子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完璧归赵”,没有一篇被变成铅字的,哪怕是几个字也行啊!

这时,冷言冷语像一盆盆冰水齐刷刷地向我的头上、身上浇来,砭人肌骨。

有的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

有的说:“就他那点高小文化水,还能写出好文章。”

也有的说:“等着瞧吧,有他的好戏看。”

面对冷嘲热讽,那阵子,为难的我不知流下了多少眼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最让我伤心落泪的是这么两件事：

一件是熬了三个晚上，写出了一篇500余字的小稿，我恭恭敬敬地交给办公室一位主抓通讯报道工作的助理审改。谁知，这位正在打扑克牌的助理看了没有几行，就揉成一团，顺手扔进了旁边的火炉。末了，还甩来一句：“写的是个屁！”听着这冷冰冰、硬邦邦刺人心窝的话语，望着那呼呼上窜的火苗，我心里真好似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回到宿舍，我钻进被窝，蒙头痛哭了一场。委屈的泪水打湿了被子，打湿了枕巾。

另一件是《解放军报》在“党建活动”专版，开辟了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上党课”栏目，我根据开篇文章的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顺序安排，推测到一个月后的党课内容可能是关于民主集中制方面的。我便立即采写了某部党支部书记王德富上的一堂题目为“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党课稿件。

当我又一次恭恭敬敬地交给那位助理时，他看都不看，随手掖进报纸堆里。我低声下气地说：“某助理，请您抽空尽快审阅一下好吗？我得早点寄出去。”他边翻动着一本杂志边不耐烦地说：“着什么急呀，没看我正忙着吗？”

深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道理的我，只好无奈地退出他的办公室。

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三周过去了。他仍然不





给审阅盖章,我一天三次上门恳求,他都置之不理,也不说明原因。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找到同他是老乡的班长去说情,结果依旧是无济于事。

就这样,这篇稿子在他手中整整压了一个月。

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便硬着头皮找到部队的1号首长,说明了情况。在首长的亲自过问下,他才原封不动地把稿子还给了我。这回可着实把他给得罪了,说我打了他的“小报告”,让我走着瞧。我对他的脸色和态度全然置之不顾,只是一心急着发出稿子。我给编辑写了一封短信,连同稿子一起装进了信封,准备即刻寄走。

说来也巧,当天的报纸正好送了来。我翻开《解放军报》一瞧,顿时气得浑身颤抖,“基层党支部书记上党课”栏目里,刊登的正是“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内容,其文章的大小标题和分段,同我写的稿件几乎完全一致。

手捧报纸,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惟有泪水夺眶而出。事后,听一位知情战友讲,某助理是怕我写出名堂来对他不利。我这才恍然大悟:噢,他处处设卡挤对我,原来如此呀!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

部分同乡战友鼓动我,去和某助理干一场,不然他老是欺负你,大不了不让干了。我思忖再三,使不得,官大一级压死人,胳膊岂能拧过大腿?我加倍小心,忍气吞声,还需时常向某助理赔着笑脸。即使如此,也没有换来某助理的一点同情与怜悯之心。反而,他认为我是一个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他处处设障,时时压制,我

感到笔耕路之坎坷，如履蜀道啊！

当时，我还感受到来自个别同乡战友嫉妒的压力。那时，一同担任业余新闻报道员的同乡战友共有3人，只有我经过艰苦努力，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首长看我是个可塑之材，便准备让我去石家庄某部参加为期两个半月的通讯报道培训班。一位战友得知消息，立即找到首长泡蘑菇，非要参加培训班不可。未被批准，他便迁怒于我，到处说三道四。临行前，我好心同他道别，他却以恶言相向。

坐在北上的火车上，想想入伍后，一直情同手足的同乡好友竟然因为我受到首长的器重，而变得如此冷漠，我的心呀，痛得如针挑刀剐一般，大串大串的泪水沿着鼻尖滴落下来。

培训期间，我抽空给那位战友写了4封信，言辞恳切的程度令我自己都感动不已。信寄出后，封封都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好不容易打通了几次电话，他也不接。这件事，对我形成了不小的打击，几次在梦中，我都是声泪俱下。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惘和苦闷，真想撂下挑子。

“梦，就这样破碎了吗？”我扪心自问。

“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默诵着拿破仑的名言。

“不，不蒸馒头蒸（挣）口气！”我暗暗发誓。

泪水的确流了不少，但并没有冲垮我的意志。





爱的就是这苦行当。我牙一咬，心一横，含泪立下誓言：非干出一番名堂来不可！

培训班结束回到临汾的当天晚上，我就主动找到那位同乡战友，在使人迷醉的月光下，敞开心扉和他交谈了近3个小时。我的坦诚，终于感动了他那颗冷漠的心，化解了他对我的嫉妒。他含着眼泪说：“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的。”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里又涌出热辣辣的泪水……

夜静更深，有一盏灯依然亮着。

那是在伏案奋笔。此刻，我的思绪正驰骋在《两车萝卜寄深情》的小故事的写作中。那天清晨，正在患病的我，听战友们说，襄汾县张礼乡的4位农民，丰收不忘子弟兵，起了个大早，拉着两车大白萝卜，步行十几公里送到军营，慰问亲人解放军。

不顾病痛，脸也没顾得上洗一把，我就赶紧跑去采访。4位农民对我道出了一腔挚诚的情感，感动得我泪盈双眶。在泪水滢滢中，我连夜写出了那篇小通讯。第二天上午，我步行往返十几公里送到临汾报社一份，并顺路寄给山西人民广播电台一份。没几天那篇小通讯就被《临汾报》和山西人民广播电台采用了。

手捧着自己这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处女之作，我兴奋地流下了两行喜悦的泪水。

至此，我填补了部队通讯报道的空白。打那以后，我不停地写，不停地寄，写作之路，出现了新的转折。

那时，交通极其不便，部队里也只有炊事班才配置有一辆自行车。我每送一篇或寄一篇稿件，都得靠两条腿将那十几公里路量过去再量过来。顶风冒雨、披雪踏冰是经常的事。苦也好，累也罢，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高兴的是，在笔耕的田园里寻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

这时，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了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咏竹》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随即抄录下来，贴于床头，作为座右铭。

(B)

谁都知道，“爬格子”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差事，发表的稿件，那真是心血、汗水与脑汁的结晶啊！

已经和新闻与文学创作结下不解之缘的我，不怕苦、不怕难，一门心思“泡”在写作中。那时，部队营房里一共有6大块黑板，每周一期的黑板报都要由我来完成，而且内容要丰富，还要反映部队方方面面的工作、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每逢闲暇之时，我就要四处奔波着去采访，回来后赶写出小通讯、小消息、小故事、诗歌等不同体裁的文章，再利用星期天时间写到那6大块黑板上，春夏秋冬一期也没有中断过。寒冷的冬季，即使戴着手套，我的右手也是常常被冻得如同发面馍一般，严重时形成冻疮，溃烂化脓，痛痒得寝食不安；炙人的盛夏，我的肩膀、胳膊被晒得又红又肿，层层脱皮，特别是





夜晚躺在床上,胳膊火烧火燎,疼痛钻心,浑身冒汗。我没有叫过一句苦,没有喊过一次难,一干就是10余年。

那年夏天,部队首长让我去远离营房的临汾河西农场看守稻田。白天,在稻田里施肥、浇水、拔草,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滚烫,那种下蒸上烤的闷热简直叫人窒息;夜晚,住在老乡家的土坯房子里,一丝儿风也没有,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我赤膊上阵,趴在小油灯下写作,一缕缕焦烘烘的热气从背脊散向全身,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着,头上的汗珠子像雨点一样滴下,打湿了稿纸。我便将毛巾用凉水浸湿缠在头上,继续坚持写作。在看守稻田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写出并发表了20余篇稿件。

多写多练,使我逐步感到对学到的知识运用自如、“笔走龙蛇”了。我借助思想上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借助丰富多彩的写作生活和知识修养,从平凡的生活之中摄取闪光之点,稿件见报率越来越高。我多次被上级领导机关评为“模范通讯报道员”,单位首长开始对我进行重点培养。说起首长对我的培养,最让我感激不尽的是政治教导员郝虎。

记得那年麦收时节,我所在的北京军区驻临某部突然来了一位姓郝名虎的政治教导员。只见他身子又细又高,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道的大同浑源口音,说话声音像敲钟,走起路来,身板挺直,满身是劲,显现出一副久经军事锻炼格外矫健的劲儿。初来乍到的郝虎教导员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十分高兴地找到我谈了一次心,

临走时交给我一项写作任务。那天,我没有吃晚饭,就立即着手写作,很快便完成了任务。郝虎教导员读罢稿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从此,他便经常把关心与帮助的温暖传给我,让我工作生活在一种温馨轻松、奋发向上的氛围里。时隔不久,郝虎教导员又找我谈话,说是要把我调到办公室担任文书,我坚决服从了命令。后来,我才知道,把我调到办公室担任文书的初衷是提干。为了争取提干指标,两个多月时间内,郝虎教导员不辞辛苦地挤火车11次奔赴石家庄某分部政治部,反映我的情况。

功夫不负苦心人。郝虎教导员的辛苦努力没有白费,提干指标终于拨给了我。当郝虎教导员告诉我去医院体检的时候,我激动得心情如滚滚春潮,激荡不息。体检、外调、填表、上报、批复,仅仅一周时间,我的提干命令便下达了。宣布命令的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彻夜难眠,心底里翻腾着矢志不移的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多写稿、写好稿,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组织和郝虎教导员的厚爱。

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奠定写作的根基,1985年9月,我以惊人的毅力,自费参加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党政专业的学习。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毕业证书。

尔后,我又利用3年时间,分别自费参加了《记者摇篮》、《女子世界》、《杜鹃》3家杂志社主办的专业培训,系统全面地学习了新闻与文学创作的理论知识。

